月夜插秧

■ 李永明

暮色像一幅淡墨晕染的宣纸,缓缓铺展在秦巴山间的陕南村落。竹林深处,归巢的雀鸟掠过青瓦白墙,叽叽喳喳的鸣叫声,揉碎了黄昏最后一缕静谧。陕南的农忙时节,从来都伴着山风与水田的气息,谷雨过后,秧苗冒青,农时一刻不等人,家家户户都攥着节气的脉搏,不敢有半分耽搁。

父亲早早把竹筐、塑料桶、手电筒、擦汗的粗布毛巾一一备齐,又特意请来同村相熟的乡邻帮忙。陕南人重情义,农忙互助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,一家有事百家帮,一把秧苗、一壶热茶,都是邻里间最实在的温情。母亲在灶房里忙碌,土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铁锅蒸腾起热气,除了家常饭菜,还蒸了陕南特有的麦面蒸馍、煮了金黄的玉米粥,切了自家腌的萝卜干、泡的酸豆角,都是最合乡人口味的吃食。一家人匆匆扒完晚饭,换上轻便的布衣布鞋,踏着暮色,朝着山脚下的水田进发。

山路蜿蜒,两旁是葱郁的马尾松与翠竹,陕南的山不似北方那般雄浑,也不比江南那般婉约,多了几分灵秀与温润。晚风裹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,拂过脸颊,格外清爽。随着夜幕彻底落下,村庄的轮廓渐渐隐进山影,只有零星的灯火,像散落在山间的星辰。青蛙的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,此起彼伏,给寂静的夜晚添了几分热闹。皎洁的月光穿过云层,倾洒在层层叠叠的水田里,陕南的水田多依山势而建,高高低低,错落有致,像一面面嵌在山野间的明镜,清晰地倒映出人影、树影与月影。

草丛间、田埂边,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忽明忽暗地闪烁,与远处人家的灯火交相辉映,为这静谧的山乡夜晚,平添了几分浪漫。早已在秧田拔好的稻苗,带着湿润的泥土与清新的草香,整整齐齐码放在竹筐里。男人们挑着竹筐、提着水桶走在前头,脚步稳健,陕南汉子常年在山间劳作,肩背结实,步履沉稳;女人们跟在后面,不时伸手扶稳晃动的竹筐,轻声说着家常,话语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。

抵达水田边,父亲和乡邻们熟练地挽起裤脚,赤脚踩进清凉的水田。陕南的水田多是山泉水灌溉,水温温润,踩下去没有刺骨的寒凉,反倒透着一股舒爽。插秧前,老辈人总要用细长的尼龙绳绷直标线,这是陕南插秧的老规矩,既要保证行距匀称,也要让秧苗顺着山势排列,既美观又利于生长。“噗通、噗通”,秧苗插入软泥的声音,在寂静的水田里格外清晰,惊得青蛙“呱呱”叫着,一头扎进岸边的草丛。

夜晚的山风轻柔拂面,带着水田的湿气与草木的清香,吹散了劳作的燥热。插秧人弯着腰,左手熟练分苗,右手快速插苗,四株一行,端端正正。他们一步一步向后退,每退一步,水面便漾开细碎的涟漪,揉碎了倒映在水中的月光,银辉碎成点点星光,随波轻轻晃动。陕南的农人,个个都是插秧的好手,常年与土地打交道,手掌粗糙却灵巧,插下的秧苗,横竖成线,像用绿色的笔墨,在大地上写下最质朴的诗行。

插秧时,大家你追我赶,谁也不肯落后。男人们身手麻利,插得又快又齐,行距笔直、株数均匀,透着陕南汉子的利落;女人们速度稍缓,却格外细致,每一株秧苗都插得深浅适中,不歪不斜,尽显陕南女子的温婉细心。月光洒在水田里,照亮一张张沾满泥水与汗水的脸庞,额角的汗珠滚落水中,漾开微小的波纹。田埂边,偶尔有人直起身,喝一口随身携带的陕南绿茶,茶水清冽,解乏又解渴。

欢声笑语在水田里回荡,夹杂着虫鸣、蛙叫、风声,还有秧苗入水的轻响,交织成一首独属于陕南的田园夜曲。有人聊着今年的雨水,说着山货的收成,讲着村里的趣事,质朴的话语里,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土地的敬畏。陕南人世代依山而居,靠田为生,深知土地的珍贵,每一株秧苗,都承载着一家人的希望,每一次弯腰,都是对丰收的期盼。

月上枝头,清辉洒满山野,夜露渐浓,凉意悄悄袭来,插秧的劳作也接近尾声。放眼望去,原本空荡的水田,已经铺满嫩绿的秧苗,在月光下舒展着叶片,生机勃勃。男人们直起酸痛的腰板,舒展筋骨,腰背发出轻微的声响,脸上却满是踏实的笑意;女人们蹲在田埂边的井旁,用清凉的山泉水洗净脸上、手上的泥浆,互相拍掉头发与衣襟上的草屑,说说笑笑,疲惫都被晚风带走。

父亲抹了把脸上的汗水,爽朗地笑着招呼大家:“走喽,回家吃插秧饭、喝插秧酒去!”插秧酒是陕南的习俗,农忙过后,邻里相聚,喝上几杯自家酿的米酒,既是犒劳辛苦,也是庆贺劳作圆满,这习俗代代相传,成了陕南乡村独有的温情仪式。

回到农家小院,母亲早已把餐桌摆满。土灶上炖着喷香的腊肉炖笋干,这是陕南待客的硬菜,腊肉是年前熏制的,笋干是春日上山采的鲜笋晒制,鲜香浓郁;还有清炒农家青菜、凉拌木耳、炸花生米,满满一桌乡土美味。院坝中央,一张木桌,几条长凳,众人围坐在一起,沐浴着温柔的月光,开怀畅饮。

自家酿的米酒清甜醇厚,度数不高,却格外醉人。女人们浅酌几口,脸颊染上绯红,眼神温柔,透着陕南女子独有的娇憨;男人们推杯换盏,满脸通红,说话声洪亮,醉态里尽显陕南汉子的豪爽质朴。大家聊着农事,说着家常,夸赞今年的秧苗长势好,期盼秋日稻谷满仓。月光洒在院子里,洒在每个人的脸上,仿佛也被这热闹欢乐的气氛感染,变得温柔朦胧。

灶房里的灯火明亮,院坝里的笑声爽朗,山间的虫鸣蛙叫依旧清脆,陕南乡村的夜晚,没有城市的喧嚣,只有土地的厚重、人情的温暖。这月下插秧的场景,是陕南农耕文明最生动的缩影,是祖辈传下的劳作智慧,是邻里互助的淳朴民风,更是刻在陕南人骨子里的乡土情怀。

夜色渐深,酒香弥漫,月光如水,静静流淌在秦巴山间。这幅满载汗水、欢笑与温情的田园画卷,深深定格在时光深处,成为陕南大地最动人的记忆,最质朴的乡愁与对土地最深的眷恋。

壶口瀑布

■ 刘惜

壶口瀑布是黄河灵魂最剧烈的搏动,它不仅是地理上“千里黄河一壶收”的奇观,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、勇往直前精神的具象化身。

壶口瀑布位于晋陕大峡谷深处,是黄河由宽变窄、由高跌低的临界点。上游宽阔平缓的河面在此骤然收束,数百米宽的洪流被挤压进仅三十余米的深槽,形如巨壶注水,故名“壶口”。这种地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视觉冲击,平坦如席的大水仿佛被无形大洞吸吮,拢成一束,隆隆冲入龙槽。河水在跌落中粉碎,化作点、化作雾,集纳了海、河、瀑、泉、雾所有水的形态,仿佛造物者在此浓缩了一个世界。

这里的每一滴水都承载着黄土高原的厚重。不同于其他瀑布的清澈飘逸,壶口瀑布是“液化的固体,固态的气体”,是一团黄云、一片黄雾,横扯起一道黄色的帐幔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,因其挟裹着无尽的泥沙,呈现出一种浑浊而雄浑的质感,宛如大地深处的脉搏在剧烈跳动。

壶口瀑布的面貌随季节流转而变幻无穷,演绎着不同的生命乐章。每逢汛期或大雨过后,黄河水量暴涨,壶口瀑布展现出最狰狞也最壮丽的一面。河水如一锅沸水,浪沫横溢,雾气弥漫,涛声隐隐如雷,甚至让人产生随时会被洪峰吞没的恐惧。此时的瀑布势同千军万马,声如万钧雷霆,水流互相挤撞、推推搡搡,前呼后拥地砸向石壁,碎成堆堆白雪,又瞬间汇成黄色铁流;待到春寒刚过或冬日枯水期,河床显露,游客可下至沟底近距离观察。此时的黄河像一张极大的石床,中间凹陷成深不可测的“龙槽”。水流虽不如雨季汹涌,却更显凝重与猛烈,它们在石缝间钻觅,在滩壁上散开,或如泉涌,或如溪流,或被夹在石间打旋,展现出柔中带刚的细腻之美;数九寒天,气温骤降,瀑布两岸积冰成桥,形成著名的“天桥”奇景。冰层高出两岸,河水在冰桥下滚滚而过,发出雷鸣般的涛声。此时,水体冰凝,岫玉如雕,百状千形,别有一番晶莹剔透的韵味。

梁衡先生在《壶口瀑布》中写道:“眼前这个小小的壶口,怎么一下子集纳了……兼容了喜、怒、哀、怨、愁,人的各种感情。”这不仅仅是写景,更是写魂。壶口瀑布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,其核心在于“挟而不服,压而不弯,不平则鸣,遇强则抗”。

当宽阔的河面被强行束窄,当平缓的水流被突然截断,黄河没有退缩,而是选择了愤怒地呐喊、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悬崖。这种在绝境中爆发出的生命力,恰如中华儿女在历史长河中历经磨难却始终坚韧不拔、奋勇拼搏的真实写照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可以被冲刷,但绝不可以被驯服;可以曲折,但永远向着东方。

站在瀑布旁,听着那震耳欲聋的轰鸣,仿佛能听到安塞腰鼓的急促节奏,听到信天游的苍凉高亢,听到五千年文明在血脉中的回响。这黄色的巨浪,是母亲河的旗帜,是黄皮肤民族的图腾,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宣告:天下莫柔弱于水,而攻坚强者莫能胜之。

亲历壶口瀑布,是一场全方位的感官震撼。未见其形、先闻其声,那沉闷的轰鸣如千军万马在山谷集结,让人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走近岸边,扑面而来的水汽夹杂着泥土的腥气,瞬间打湿衣衫,让人感受到一种原始的、粗粝的力量。

视觉上,这里是色彩的狂欢。浑黄的河水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霓虹,如梦如幻;水雾如烟如尘,在空中上下浮游,时而遮蔽视线,时而散去露出狰狞的岩石。触觉上,指尖触碰崖边的河水,冰凉的触感里藏着不容分说的力量,仿佛五千年的光阴都在此刻奔涌而过。

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体验。面对这大自然的千古杰作,人瞬间感到自身的渺小,骄娇二气荡然无存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自然伟力的臣服和对生命韧性的顿悟。壶口瀑布不仅是一处风景,更是一座精神的熔炉,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,都能在这咆哮的黄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激昂与坚定。

《牛山意象》的文本贡献

■ 白忠德

读罢《牛山意象》,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这是一本沉甸甸的大书,也是一本值得珍藏、深入研读的大散文范本。

杨志勇作为省级帮扶单位选派的驻村干部,在陕南安康汉滨区谭坝镇草庙村驻村四年,深度参与脱贫攻坚与乡村建设,与当地山水、村民、民俗深度融合,将此地视为“第二故乡”。驻村期间,他白天走访调研,晚上记录见闻,收集了大量牛山的自然景观、民间传说、乡土故事等一手素材。接连出了四本书,反响都很大,很了不起。想起我在商南县驻村两年,没发表一个字,实在愧疚得很。我要向他学习,学他的敬业、敏思、勤奋、激情,那种对文学的挚爱。而这是一个写作者最宝贵的素养之一。

这里我想谈谈这本书的价值贡献,它体现在四个方面,即地域文化书写的精神印记、农耕文明的“文学封存”、精神家园的文学建构、叙事与语言的创新。

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烙印,扎根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,形成一种无法抹去的共同记忆。民间传说,就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莫言用西方的意识流、魔幻现实主义等方式,讲中国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,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《牛山意象》内容丰富,体量很大。它以陕南安康牛山为核心地理坐标,聚焦于秦岭一隅的微观生态与乡土肌理,收录100多个与山、峰、寨、石、洞、崖、花、虫、鸟、兽等相关的自然物象和民间传说,将牛山的自然风貌、民俗风情、村民生存状态转化为文学文本,歌颂牛山的人文与自然之美,让这片相对小众的地域文化被更多读者感知,也为乡村留下浓重的精神印记,助力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。

工业化、城市化浪潮裹挟之下,乡村正在加速凋敝解体消失。杨志勇以驻村干部的独特视角,见证了乡村在时代变迁中的转型,用文字为即将消逝的农耕文明留存了鲜活样本,诸如传统的耕作方式、乡土民俗、邻里关系、老物件的记忆等。这种书写并非怀旧式的感伤,而是以客观且饱含温情的笔触,记录农耕文明的精神内核,让读者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审视乡土的价值。就此可以说,《牛山意象》力图挽留住日渐远去的乡村步伐,彰显农耕文明的“文学封存”价值。这是作品最核心的价值所在。

沈从文的“湘西世界”、贾平凹的“商州”,是作家用文学建构的一个个精神家园。杨志勇通过对牛山的书写,完成了从地理坐标到精神故乡的升华。牛山不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名,而是承载了乡土记忆、人文情怀与生命哲思的精神载体。这种建构既源于作者驻村四年的深度沉浸,也呼应了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普遍渴求。那便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,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望乡土、安顿心灵的文学空间,让散文的抒情性与精神性得以有机统一。因此,《牛山意象》契合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,通过文学书写为农耕文明“封存”记忆,将牛山从地理坐标升华为人的精神故乡,使其兼具现实关怀与人文价值。

《牛山意象》独创了“引叙+故事+哲述”的三段式表达结构,以牛山的具体物象,如一块石头、一株草木切入,引出地域背景或民间传闻,快速建立场景感;嵌入村民的真实经历或传说典故,让文本有血有肉,避免单纯写景的空洞;再从具体的人事景物中提炼哲思,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、乡土与精神的联结,提升文本的思想深度。这种结构打破了传统写景散文“移步换景”的单一模式,让散文兼具故事性与思辨性。

除了叙事手法创新,这本书的语言也很独特。杨志勇扎根牛山脚下草庙村多年,语言吸收了陕南乡土话语的鲜活养分,摒弃了文人化的雕琢腔。大量融入陕南民间的口语词汇、风物称谓,比如对山中草木、农具、民俗活动的命名,都带着泥土气息,让文字贴近土地与生活,读来如同听当地人讲述家乡故事;多采用短句、散句,节奏舒缓自然,契合山野的宁静氛围,避免华丽辞藻的堆砌,形成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朴拙效果。

这种朴拙却不等于粗糙,《牛山意象》的语言在乡土底色之上,经过了文学化提炼,兼具具象性与思辨性。写景时,用精准的白描手法勾勒牛山的自然物象,比如山石的棱角、草木的姿态、云雾的流转,寥寥数笔就能让景物跃然纸上,不拖泥带水;抒情与哲思时,语言凝练而有重量,比如在书写农耕文明的消逝时,没有长篇大论的感慨,而是通过“老磨盘积了灰”“犁铧锈在了墙角”这类具象细节,传递出深沉的怅惘,实现了“以小见大”的表达张力。

最后是语言的“冷色调幽默感”。作为美学范畴,幽默就是一切滑稽可笑的事物之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作品的生命力往往与作品的幽默艺术有很大关系,许多时候读者忘记了作品内容,却对作品里的幽默铭记在心。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兆真先生认为,幽默“是作家发现、把握生活中喜剧性因素并能艺术地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,它的本质是表现生活中或思维中的矛盾,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”。中国现当代作家如鲁迅、钱钟书、贾平凹,都喜欢用幽默,使其作品形成一种韵味十足的语言风格。

杨志勇以一种温和的、带点自嘲的视角书写乡土人事,幽默不喧闹,带着淡淡的理性底色。这是他作品语言的辨识度所在。比如写村民的日常琐事,或是山中动植物的“小脾气”,会用略带调侃的笔触,但不戏谑、不猎奇,而是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温情,让沉重的乡土叙事多了一丝轻盈感,也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,更深刻地理解牛山人的生存智慧。

我以为,《牛山意象》好比一口深井,不同的人放个桶进去,会提出不一样的水来。

又见“战地百灵”

■ 杨科社

丙午蒲月端午前日正午,夏风习习,石榴花红,应昔日“战地百灵”邀请,与王伟功、韩军燕、惠作胜等当年从硝烟中走来的老战友十人,约会于西安市碑林区南稍门李记搅团店聚贤阁,共庆自北京归来的“小不点”光荣退休!至此,历经诸多战友联手相助,最终确认其曾于四十年前赴滇参战的军人身份,可谓名至实归,可喜可贺!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歌。1985年新秋,刚满12岁的“小不点”蓓蕾初绽,代表西安市,她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民族小歌手汇演,登台连唱《含羞草》《绿色的梦》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等六首歌曲,欣获演出奖;国庆前夕,她又和小伙伴代表陕西省,参加上海市举行的第二届“民族杯”小歌手邀请赛,歌舞《民族的花环献祖国》荣获演出奖。堪称“小百灵”前程似锦!

花开花谢,秋去冬来。驻守大西北的某老红军部队奉命集结,浩浩荡荡地开赴云南八里河东山前线镇守边关。彼时,该部文艺宣传队正在西安紧急招募文艺兵。

往事并非如烟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电影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在全国普映,西安市大街小巷的红裙子、红色羽绒服迅即走红。时值豆蔻年华、学业良好,已经加入西安市少年合唱团的“小百灵”却果断舍弃红装,偏对闻讯送上门来的绿军装爱不释手。

翌年新春伊始,痴心报国从戎的“小百灵”执意奉招入伍,毅然告别温暖舒适的家园,由古都西安风尘仆仆奔赴祖国西南边陲,忠诚履行一名共和国士兵艰巨而神圣的使命!

炮声刚刚停息,硝烟还未散尽,前沿阵地重新响起了一曲曲清脆乐耳、稍带童音的歌声,悠扬、激越,象潺潺溪流,象百灵鸣啭,滋润着“八十年代上甘岭”上的焦土,荡漾在新一代“最可爱的人”的心田。

“再来一个,‘小百灵’!”硝烟弥漫中,一群黝黑脸膛的“猫耳洞勇士”正围着那个被称作‘小百灵’的女兵鼓掌欢呼。只见那女兵一张含笑的苹果脸上稚气犹存,个头不高,短发齐耳,一身合体的军装更展示出她的英姿飒爽!

她叫杨红娟,是云南前线某部文艺宣传队战士,军营里数她年龄最小。从军前,她已是得过全省两次表演奖的“小歌星”了。从军后,艺术的熏陶,父母和老师的精心培育,前线勇士的英雄壮举,更加激发了她对战地生活的无比向往,愈发坚定了她把艺术之花奉献给鏖战疆场勇士的理想信念!于是,她常常冒着敌人的炮火,披着硝烟,义无反顾地前往阵地、哨所、猫耳洞巡回演出,把甜美的歌声和欢乐送到战士们的心坎上。一次,杨红娟因长时间唱歌、过度劳累,使得嗓子充血,造成扁桃体发炎,喉咙疼痛难忍,队里组织的阵地演出没安排她去。她知道后,当即找到宣传队长,软磨硬泡请求参加演出。上了阵地,她刚唱完一首《原野牧歌》,敌人的炮弹便飞蝗似的向阵地泻来。一位首长关切地问她“小不点,你就不怕敌人炮火吗?”她声音哽咽着说:“战友们生活在敌人炮口下,随时受到死神的威胁,我不多唱几首歌,对得起他们吗?”

关山升明月,热血润芳华。生命之旅,最容易催人成熟的环境莫过于疆场!穿梭硝烟,杨红娟锻炼出了一种知难而进的性格,只要能给战友们带去欢乐,再难的节目她也争着演出。一次,队里新编了一个相声节目,挑来挑去还是认定杨红娟出演合适。杨红娟虽然多次登台,但说相声还是头一次。接受任务后,她反复向战友们请教,一遍又一遍地琢磨每句台词的语调、表情和表演动作,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,受到了战友们的交口称赞。

“小百灵”飞到哪里,就把欢乐带到哪里。参战期间,她火线加入共青团组织,荣立三等战功,受到部队党委的通令嘉奖,担当老红军部队英模报告团成员,先后为云南前线、陕甘宁三省(区)驻军部队和当地群众演讲、演出节目230多场(次),倾注一腔热血,唱响了无愧于祖国的青春之歌和时代最强音!当时,包括作为战地记者的本人在内,陆续有多人在《火线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中国法制报》《战旗报》《云南日报》《甘肃日报》,以及甘肃电视台和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等上十家新闻媒体,分别以文字、图片和录像、录音的形式,对杨红娟等女战士巾帼不逊须眉的事迹作了宣传报道!

征师凯旋归营,经部队领导批准,先是选送“小百灵”在西安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学习,后来她又以声乐专业第一名的成绩,考入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继续深造……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那年夏日,正是老部队驻地甘肃天水的樱桃、云南边疆的芭蕉硕果累累的时节,正当“小百灵”从西安音乐学院学成归来,憧憬重返柳营大展鸿图的时候,怎奈阴差阳错、时过境迁,原部队领导早已调离,自己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悄然“退伍”,个人档案在部队和地方周转之间离奇“失踪”。加之退伍安置政策变化,工作安排暂无着落,唯一能够不完全证明杨红娟军人身份的蛛丝马迹,仅是她家户口薄上“退出现役”的四字记录!

是金子,就不怕火炼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历经南疆战火考验的杨红娟决意“北漂”。“青年者,人生之王,人生之春,人生之华也!”(李大钊语)仗着芳华正茂,凭借对音乐艺术执著的爱,她再次告别亲人战友,独闯京都,努力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声乐艺术新天地!

机遇,从来都不会怠慢时刻准备的人。为了追求心中的声乐梦想,初到北京的杨红娟,先是签约了大藏唱片公司,后又加盟黑鸭子演唱组,共录制30多张唱片,在行内取得了不俗的业绩……

只有高飞过,才懂得匍匐之不幸!直到临近知天命之年,准备退休了,曾经享誉西部军营内外的“战地百灵”,这才想起自己还存在瑕疵的参军退伍手续。然而,她笃信史实总归史实!公正,有时可能会姗姗来迟,但从来都不会无故缺席!从此,她开始一趟趟地往返于北京于西安之间,求助于原来参战部队的老首长、老战友,从部队机关找到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,几乎磨破嘴皮跑断腿,四处寻觅,终于在某档案室被遗忘的角落里发现了尘封30年的个人档案……

“冬天从这里夺去的,春天会交还给你!”(海涅语)“衷心感谢大家,好在苍天夫不负有心人!在各位老战友的帮助下,我总算找回了原本就于自己的军人身份,领取了退役军人优待证,办完了退休手续!”

“咚!”随着杨红娟顺口说罢几句富有诗意的祝酒词,接过女服务员递来的木槌,轻轻敲响一面铜锣,座无虚席的战友们正式开宴,推杯换盏,聊叙别后情景,互祝健康快乐……

“杨红娟,你始终是我们心目中的‘小百灵’!虽说你不一定记得住听过你唱歌的所有战友,可听过你唱歌的战友却永远忘不了你!”宴席上,已经退休的二等战功荣立者苗荃竑起身移步举杯致意!

举酒欲饮无管弦,古来征战几人回?望着挥槌敲锣的杨红娟等昔日参战老兵一个个熟悉的身影,听着一句句知心的话语,不胜酒力的我,恍惚之间,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!浮现于脑海的是,“小百灵”在云南前沿阵地演出的情景,还有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《英雄儿女》的镜头,确切地说是影片主人公王成的妹妹王芳战地歌唱的形象!回荡在我心中的是作为中国人不能忘却的《英雄赞歌》——

烽烟滚滚唱英雄,
四面青山侧耳听,
侧耳听;
晴天响雷敲金鼓,
大海扬波作和声,
人民战士驱虎豹,
舍生忘死保和平。
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
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,
为什么大地春常在,
英雄的生命开鲜花
……